



张永枚 著

海角奇光

解放军出版社



海 角 奇 光

张永枚 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6m05/h5



海 角 奇 光

张永枚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城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9.25印张195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8,000册

统一书号: 10185·125 定价: 1.90元

内 容 提 要

作家张永枚继创作了《红巾魂》的长篇小说之后，接着又创作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海角奇光》。这部作品围绕海岛灯塔，以独特的构思，多视角、跨时空地描述了一位身居底层而胸怀博大的老抗联、老功臣成义——灯塔看守人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和崇高的献身精神，深刻地反映了灯塔老人的命运、爱情、友谊和家庭以及个人与社会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一幅生动逼真、反差强烈的当今社会众生相。全篇具有新颖独特、凝炼深邃的格调和诗一般的意境，读者从中可以得到思想的启示和美的艺术享受。

谨 以 此 书

献 给

英雄的灯塔工人

八十年代初始，暮春的一个傍晚。

海浪似巨幅的蓝色绸子，一起一伏，向前延伸。一艘巨型货船恍若一根绣花针，在这蓝色的绸子上绣出一条雪亮的浪的花带，白的海鸥与黑的海燕，追逐着这浪的花带，轮番俯冲，呼呀叫着，翩然翔起。

天边，渐渐显出一抹霞光，不是火红色，也不是桔黄色，而是翠生生、绿亮亮、象经过雨洗的鲜嫩的绿叶。这霞光，映得那乳白色的巨型货船，如翡翠雕刻的一样。

朝着绿的霞光，三条飞鱼相继从浪里腾起来，青黑色的背脊，银白色的肚腹，蝴蝶般的两翼，如蝉儿的翅膀那样透明。它们在绿霞光下向前滑翔了约两百多米，才剑光似的射进大海。

“真美啊！南中国海！”

雷诺·塞尔夫船长站在货船的驾驶台上，默默地赞叹着这海上奇景。

一般人想象中的船长，往往是长得雄壮、强悍。雷诺·塞尔夫的模样却不是这样。他的身材虽象桅杆那样笔直，却只是个中等个头，一头浓密的黑发，面容清瘦，高而直的鼻子，海蓝色的双目，桃核形的下颏，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就象受爱神迷恋的阿都尼那样英俊。如果他不是穿着水手服，而是穿上西装，你会认为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学者。

雷诺·塞尔夫的船名叫“水星”。“船东的名片”——烟囱图案，是褐黄的底色，中间一道白色，三颗星星。甲板

上开有五个货舱口，舱里装着由挪威制造的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海上石油打井部件。船的目的地不是别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驰名字内的一个南方大港——赤霞。

他是有生以来首航中国赤霞港。然而，赤霞这个地名对他来说，却并不陌生，还在少年时期，就非常向往这个南中国港城。

水星号航行得十分正常。雷诺·塞尔夫回到船长室，点燃了一支哈瓦那雪茄，凝目吐出一串烟圈……

他觉得烟圈象古炮鸣放后的余烟，恍惚看见一面法国国旗，在广州湾的一片沙滩上升了起来。耳边响起近百年前的一个声音——

远东舰队总司令、海军少将得·菩蒙致海军部长罗划利先生：

我们登陆部队在陆地上占领的地点是：海头炮台(这里是我们的重要机关)和南丹岛炮台。这个岛一向被认为是包括在租借地之内的。占领这个岛是保证我们碇泊以及外来粮秣和看护外部浮标所必不可少的。我们的防御位置固定在上述的狭小范围以内，但在水流以外，任何划界的准备工作都不会得到侵犯。

得·菩蒙

1898年8月6日

雷诺·塞尔夫船长猛吸一口雪茄烟，睁目俯视桌上的海图，一下子就盯住了南丹岛和南丹岛灯塔。

在南丹岛东南的海上，画有以下标记：

⊕（暗礁）

⊗（不露出海面的沉船）

暗礁、沉船，加上浅滩，被称为航海的三大敌人。

海图上的⊕标记，刺痛雷诺·塞尔夫的心，⊗生出些重叠的虚影，象颗水雷，在他眼底爆炸了！

雷诺·塞尔夫恍惚看到了一幅悲惨的图画：

一截一截的断桅，带着火苗，飞上黑暗的海空；破碎的甲板，火山碴似的乱喷；着火的头盔，流血的断头，腥红的胳膊，被怒涛吞没又吐出来；一具戴着铁面盔的尸体，仍紧紧搂着一根断桅，在暗绿色的海的磷光下，时沉时浮；血花溅处，一对长达八米的噬人鲨出现了，雌鲨一口就把尸体的头颅连带铁面盔吞了下去，雄鲨吞进了尸体的左腿，双鲨叼着这具尸体，奔过去，游过来，好象在互相谦让这一餐美味……

这是一八九八年一艘法国侵略者的炮舰，夜航中触上了暗礁，引爆了舰上的弹药舱。那具尸体，就是雷诺·塞尔夫的祖父。他没有象他的许多同伍那样，死于“左手执藤牌、右手执钢刀、跳跃滚动”的中国百姓手中，没有死于陶制先锋煲的爆炸和陷人坑中的狼牙铁刺，而是死于海难上的礁石。

因为那时的南丹岛还没有灯塔！

雷诺·塞尔夫的祖父的朋友们和父亲，一提起驶往那里的海路，都说：

“那里有一座海上地狱之门！”

“它，只有深不可测的黑暗和须臾即来的死亡！天主也对它背过仁慈的脸！”

塞尔夫船长拉开桌子的抽屉，从中取出一个古老的用安南象牙雕成的四方形小盒子，打开盒盖，端详了一下贴在盒盖背面的他祖父身穿戎装的画像；然后，揭开一块腥红色金丝绒的四角，一把带着些白碱的金黄色的泥土，出现在他眼底。

这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南丹岛上的泥土，由他祖父生前托朋友带回法国，交给他的父亲；父亲又把它交给了雷诺·塞尔夫，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这把泥土的地方，早已不是法国的殖民地了，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侵犯的版图之内。

“我要泊到这把泥土的地方……”

塞尔夫船长的手指拈了一下泥土，“我的船上没有一尊大炮，只有海洋石油钻探设备，我需要的不是一寸土地甚至一把土，只是航海的成功和由此而带给财团的正当的‘基德财富’。”

基德，十七世纪的一位苏格兰船长，曾为英国商船护航，消灭海盗，深得女王恩宠。后来，由于疏于职责，商船常为海盗掠抢，失宠于女王，多受重责，他一怒而为海盗，掠得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基德将这些财宝分散秘藏于美洲沿岸的一些荒岛上。后来基德被捕，临刑前，官吏令他供出宝藏赎身，以免一死。谁知基德一声不吭，从容赴刑，遂被绞死。基德财富，便成了海上尽人皆知的词儿。

中国的海洋石油钻探招标，吸引了世界上的许多财团。

由法国二十多家公司组成的财团已经投中了，水星号船正在为他们运送设备。雷诺·塞尔夫所想的“基德财富”，当然不是掠夺，而是互利、共享。照财团的一位董事的话说，为了友谊。

友谊这个词儿对雷诺·塞尔夫来说并不实在。他虽然听到过许多关于中国人民好客、友好的传闻，特别是近年来实行开放的传闻，但总不如祖父的死亡那样刻骨铭心。他对赤霞港的向往，是为了丰腴的收入，也为了重走一遍祖父走过的海程，凭吊祖父的亡灵，并把死亡变为“平安归来”。而要达到这一切，就必须闯过使他祖父葬身鱼腹的地狱之门。

雷诺·塞尔夫关上了象牙盒，送回抽屉里。他的目光，又落在海图上的南丹岛：那里有一个右上角带光芒的五星标志——灯塔。他紧盯着这个标志，就如他们永远引为自豪的拿破仑，在决战前盯着埃及地图上的金字塔。盯着，想着，似乎那标志就是一座实实在在的灯塔。他要走进塔门，爬上灯室，检视灯的每一个部件；他要拜访那个陌生的中国灯塔的看守人，仔细询问这灯塔导航的可靠性，郑重地以挑战的语气问他：

“它可靠吗？先生！”

2

海上的太阳在坠落，绿霞光正是落日前的征兆。

绿霞光映照着一艘日本货船，“船东的名片”——黑色的顶部，下面褐黄的底色，中间一个大红的圆圈，一道黑，一道白，正中一个A字。船名叫“永和丸”。

永和丸船长大岛长信，长得矮墩墩的，如一棵巨树的根部。他留着平头，双眼小得象总是眯着，但射出的目光，却如海波反射出的阳光那样明亮。他不在驾驶室，而是站在前甲板上，背靠一台能吊起六十吨重货物的起重吊杆，把一个喝光了的生力牌啤酒罐，顺风投进了大海，望着由绿变红的霞光，高声念道：

天上碧桃和露种，
日边红杏倚云栽。

大岛长信和出身清寒、做过工人的著名作家水上勉是朋友，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会员。他非常喜爱中国古诗。

“船长，你又在作诗了！”一位正在冲洗甲板的水手说。

大岛长信只应付地“嗯”了一声，顺手指了指缆桩边上的海鸟粪斑。水手立即用水龙头重新冲洗那里，直至甲板干净得泛出光来。

将临近南丹岛灯塔的光照区了，长信命令水手给轮船“浴身”、“洗面”。他的脸色也变得庄重起来，常常吟诵中国的古诗或他自己作的俳句，或是陷入沉思。

海天那初春绿叶似的霞光，变幻出花朵、流苏、牛、羊、骆驼、马匹等形影，渐渐地消溶了。隐约约，映出雄伟、蜿蜒的万里长城。在这绿霞光绘成的长城画图下，出现了一个中国工人！

他，穿着一双崭新的解放式胶底鞋，蓝布中山装，长着一头向右边梳去的黑发；清癯的脸上，反射出柔和多彩的霓

虹灯光，一双不大的眼睛，神气、热忱、真挚，瞅着大岛长信，就如长兄瞅着弟弟。长信从那炯朗的瞳人里，看见了自己年轻的面容……

耳边，海浪般的鼓掌声，高脚响杯相碰的叮叮当当的音乐，不同的语言欢呼出共同的情感，被海的啸叫逼出来的航海者洪亮、远阔的嗓音：

“向中国灯塔看守人致敬！”

大岛长信踮起脚尖，向绿霞光里的中国灯塔看守人贴过去，猛地伸出因激动而有点颤抖的双臂……

轮船疾驶着，绿霞光和“永和丸”总是隔着那么一段距离……

六十年代初赤霞港国际海员俱乐部的一幕，在绿霞光里消失了。

善感的大岛船长，眼里的绿霞光变得潮湿、模糊了……

“成义先生，我的老朋友……你还活着吗？”

“十几年了！无论在什么水域，只要一看见灯塔的闪光，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你呀！”

“航海家和灯塔看守人的友情，垂死者与救命星的幸遇……从那个终生难忘的时刻开始，就在我长信的血管里流淌了……”

“我见过我国的地震，我见过毁灭生灵和文明、财富的风暴与海啸；听人说，那与地震、风暴、海啸一样的灾难，一时曾在你们那里降临啊！”

在东南亚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大岛船长曾聆听一位中国提琴家的演奏。那缠绵、优美、催人断肠的思乡曲调，使他这个日本人也溢出泪花。他曾听说这位提琴家的两位亲

属，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抓进了监牢，不知是生是死……

中国，进入了大倡振兴的新的时期。临行时，亲友们祝福他：“采撷一株日中友谊的珊瑚树。”他庆幸自己的重航中国，但这庆幸却时时被一种惶惑甚至几许痛苦打断。他是驶向赤霞港，必将再一次依靠著名的南丹岛灯塔的导航；那塔上的看守人还是我生命财产的搭救者——敬爱的成义先生吗？

昨夜，他枕着海涛，恍惚走进了赤霞港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入座后，发现他左边的主座却空着，桌上晶亮的高脚响杯压着红纸条，上写：成义。许久、许久，那主座都空着，使他觉得自己象坐在北极的冰块上，他猛地叫了一声：“成义先生！”

绿霞光变淡，象兑进了海水。大岛长信的心，锚似的沉重。他健步登上驾驶室，注目前方。海日还没有落下去，天还没有暗下来，他就急于看到中国南丹岛灯塔的光芒。他自信凭那光芒就能判断出老朋友是不是还在人世。

他觉得：这个白昼过于长了。

3

“妈妈，我成大伯这时候上塔了吗？”

“……”

“灯塔是日没开日出闭，可他得先上去准备；我想，这时候他正在一步、一步地往塔上走……您说是不是？”

“……”

说话的是一位姑娘，沉默的是她的母亲。她俩正攀着祖

国自制的客轮“红罗兰号”左舷的栏杆，侧身向着南丹岛方向。

这位母亲有着修长的身材，下穿墨绿色尼龙长裤，裤线分明，上身里穿一件黑底小红花尖领衬衫，外披一件很旧却十分干净的蓝色列宁式外衣。这种早已过时了的外衣，和时兴的衬衣、尼龙裤配在一起，本来是奇怪得叫人发笑，偏偏在她身上，却似乎达到了一种独特的和谐，主要是她的身材和面庞都很美丽。她是曹雪芹笔下的那种“瘦长脸儿”，皮肤如东北的白玉米，除了眼角的鱼尾纹，脸上几乎没有褶皱，眉毛浓黑上挑，眼睛是橄榄形，海波映出晶莹的眼神光，恍惚两颗小小的星星生在瞳人中间，新烫过的半短的头发又粗又浓又黑，船上的凉枕也没有磨去那波形的发纹；只有在阳光照射下，过细地看去，才能发现左鬓的一小绺银丝。海风轻轻拂起这美发，似在无声地宣告：看！青春！

一位身穿白罩衣的小伙子，一手端着点心盘子，一手提着咖啡壶，哼着首从港、台传来的流行歌曲：

为了吐丝茧儿要吃桑叶，
为了播种花儿要开放……

“哎，阿嫂！请让一让。”

母亲连忙收回了穿着半高跟圆口黑皮鞋的右脚。小伙子唱着他的“花儿要开放”走了过去。母亲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这小伙儿，我成了他阿嫂了。”

“谁叫您长得那么年轻呀！”姑娘似含着嫉妒，“船长说，刚见面他还以为我俩是姐妹哩！”

“我都五十几岁的人了，他瞎说。”母亲的语调，隐含着对于自己青春犹存的骄傲。

“还不是我老了呗。”姑娘顺口说出这句经常念叨的话，“事物都是对比出来的。听说外国某些电影导演，为了陪衬女主角的年轻漂亮，女主角身边的角色，都找又老又丑的演员来扮。”

“老呀丑呀，都快成口头禅了。”母亲责备地说，“年轻轻儿的，戴个黑宽边眼镜，眼又不花，又不近视。”

“可散光啊，有什么办法！”姑娘用手指把眼镜架向上微微移动了一下，眼睛向船头方向瞟去。

一位身穿洁白船长服的青年，领着一位海员从船头走来，还离母女十来步就露出笑容，走近那母亲，打了个立正，喊道：

“阿姨。”

“船长同志。”

“阿姨，傍晚海风大，您别着凉。”船长的意思是请母亲进舱里去。

“一会儿就回舱去。”母亲说。

“没想到，您过‘三杯酒’都不晕船。俺真佩服。”船长讨好地说。

“‘三杯酒’，‘三杯酒’，喝不了，吐着走。”船长身后的海员说，“阿姨象没事人一样，倍儿棒！”

母亲把宽宽的列宁服衣领往里拉了拉，说：“我从来不晕船。”

船长说：“当然，您是航道管理局的嘛。”

船长笑着望了身后的海员一眼。海员说：“船长早猜到

了。首长同志！”海员尊敬地叫那母亲。

“叫我老廖。”母亲说。

“廖副局长。”船长马上叫出了那母亲的职务，“您是去检查工作吧？”

廖副局长点点头，说：“也许是最后一次，我回去就要‘离’了。”

船长不解地问：“您没到离休年龄吧？”

廖副局长笑了笑：“谁说呀？”她拂了拂被海风吹洒出来的一小绺银丝，问：

“听口音你象是河南人？”

“不！是雷州地区的，广东佬！”

“船长是个老红军子弟！”海员故意向姑娘介绍，姑娘似没有听见，不搭理。

船长说：“是红军子弟，更是渔民子弟，‘双重国籍’。哈哈……”

姑娘顺手摘下了宽边眼镜……

“廖局长……”船长按照一般习惯，省去了“副”字，又亲热地喊了声“阿姨”，说：“隔一会儿船上要举行晚会，请俺们的旅客和南海西部油田的外国专家、华侨、港澳同胞联欢联欢，请您参加。”船长说这番话的时候，脸儿既不对着廖副局长，也不对着姑娘，而是向着母女之间的那面海洋，因此这个“您”就很难说是指母亲还是女儿。

“还要跳舞哩！唔，唔，唔，唔，唔，唔，唔！”海员嘴里打着鼓点，对姑娘说。

姑娘转过头去，戴上了眼镜。

廖副局长有些惊讶地问船长：“你们船上还跳这种舞

蹈？”

船长肯定而自信地说：“我不禁止。”

廖副局长白了船长一眼。

“您是怕‘污染’吧？”船长手攀着栏杆，向两位走过身边的外国专家让道，点头，彬彬有礼地说了句英语：“您好！”然后接着说，“俺研究过这种舞蹈，它有好处，一是彼此并不贴身，不搂腰搭臂，可以说是文雅的；二是它有益于健康，使浑身的骨架、肌肉都在运动之中，有时可以达到一种‘高速度’，‘时代速度’！具有现代的节奏感。”

姑娘又取下了她的宽边眼镜，母亲却冷冷地说：“你……对迪斯科到很有研究……”

船长嘿嘿地笑，毫不介意廖副局长的讥讽，然后用近于立正的姿势，对廖副局长说：“您进舱休息。”便领着那海员向船尾走去，回头向这母亲说，“请您一定参加晚会。”他的手却指向姑娘。

廖副局长疑惑地看了女儿一眼。女儿没有注意母亲，凝神地望着船长高大的身影，他的后背略向前倾，腰和臀部稍向后翘，走路也有些泛家浮宅的人划船的姿态。

“妈，我好象见过这船长似的……”姑娘的语气，似在捕捉一种回忆。

“睇呀！快来睇呀！好靚啊！”有人手指前面的海天，用广东话喊道。

许多旅客都涌到了甲板上，对着前面指手划脚的赞着。

海天，映出一片仙人岛似的土地，闪射着五彩的光辉，那里有一条小小的街道，整齐的楼房和不规则的平房，一直